

谈薮 宋 庞元英

王公衮字吉老，宣子尚书之弟。先墓在会稽西山，为掌墓人奚泗所发。公衮诉之郡，杖之而已，公衮愤甚。奚泗受杖，诣公衮谢罪，公衮呼前，劳以酒，拔剑斩之，持其首诣郡。宣子时为部郎，奏乞以己官赎罪。诏给舍集议。中书舍人张孝祥等议上，诏赦之，犹镌一秩。当时公衮孝名闻天下，永嘉王十朋以诗美之。公衮性甚和，平居常若嬉笑，人谓之笑面虎。

甄龙友云卿，永嘉人，滑稽辩捷，为近世之冠。楼宣猷自西掖出守，以首春觞客。甄预坐席间，谓公曰：“今年春气一何太盛！”公问其故，甄曰：“以果奩甘蔗知之，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。”公为罚掌吏，众訾其猥率。游天竺寺，集诗句赞大书于壁云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孝庙临幸，一见赏之，诏侍臣物色其人。或以甄姓名闻，曰：“是温州狂生，用之且败风俗。”上曰：“惟此一人，朕自举之。”甄时为某邑宰，趣召登殿，上迎问曰：“卿何故名龙友？”甄罔然不知所对，既退乃得之曰：“君为尧舜之君，故臣得与夔龙为友。”由是不称旨，犹得郡，后至国子监簿。甄尝颂临安北山大佛头云：“色如黄金，面如满月。尽大地人，只见一撇。”禅人多许之。

詹事特□□坐叶丞相论恢复，贬筠州。沈方售一妾，年十七八，携与俱行。处筠凡七年，既归，呼妾父母以女归之，犹处子，时人以比张忠定公咏。会稽潘方仲矩为安吉尉，献诗云：“昔年单骑向筠州，觅得歌姬共远游。去日正宜供夜直，归来浑未识春愁。禅人尚有香囊愧，道士犹怀炭妇羞。铁石心肠延寿药，不风流处却风流。”

钱处和参政好饵鼠。为侍从居临安，每日食毕，辄以大盆贮余馔，三击盆则群鼠累累然来食，讫乃去，以为常。洎迁政府，鼠复至，以其相距差近，不怪也。已而帅越、帅闽，继挂冠归里，鼠至如初。迨钱亡，乃不见。

洪文惠、文敏兄弟皆畏内，虽少年贵达，家有声妓之奉，往往不能快意。王宣子知饶州，景伯家居丧偶，宣子吊焉。主人受吊已，延客至内斋，唤酒小酌。甫举杯，群妾盆出，素妆靓态，黛色粉光，不异平日。谑浪笑语，酒行至无算。景伯半酣，握王手曰：“不图今日有此乐。”宾主相顾一笑。后二十年，宣子谢事归越，景卢来为守，时已鰥居。暇日宣子造郡斋，景卢留款，亦出家姬侑席，笑谓王曰：“家兄有言，不图今日有此乐。”王为绝倒。

谢希孟在临安，狎倡陆氏。象山责之曰：“士君子乃朝夕与贱倡女居，独不愧于名教乎？”希孟敬谢，请后不敢。他日复为倡造鸳鸯楼。象山闻之，又以为言，谢曰：“非特建楼，且有记。”象山喜其文，不觉曰：“楼记云何？”即口占首句云：“自逊、抗、机、云之死，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

子，而钟于妇人。”象山默然。希孟一日在倡所，忽起归兴，遂不告而行。倡追送江浒，泣涕恋恋。希孟毅然取领巾，书一词与之云：“双桨浪花平，夹岸青山锁，你自归家我自归，说着如何过。我断不思量，你莫思量我，将你从前待我心，付与他人可。”希孟与乡人陈伯益好相调戏，伯益面黑而狭，多髯，希孟入其书室，见写真挂壁上，题云：“伯益之面，大无两指，髭髯不仁，侵扰乎其旁而不已，于是乎伯益之面所余无几。”此语喧传，伯益病之而莫能报。希孟后避宁宗讳，改名苴，字古民。伯益于是以两句咏其名：“炊饼担头挑取去，白衣铺上喝将来。”闻者笑倒。伯益又尝写真，衣皂道服，蹑僧鞋。希孟赞之曰：“禅鞋俗人须鬓，道服儒巾面皮。秋水长天一色，落霞孤鹜齐飞。”

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，余姚大族女，始嫁四明曹秀才，与夫不相得，仳离而归，乃适咏。时尚武弁。不数年以秦桧之姻党易文阶，骤擢，至徽猷阁。守鄞，元夕张灯，州治大合乐宴饮，曹秀才携众来观，见硕人服用精丽，左右侍备极尊严，谓其母曰：“渠乃合在此中居，享如此富贵，吾家岂能留？”叹息久之。咏日益显，为户部侍郎，尹京。桧之殂，咏贬新州而亡。硕人领二子取丧归葬，二子复不肖，家贫荡析至不能给朝晡。赵德老观文亦厉氏婿，硕人从父妹也，怜其老且无聊，招置四明里第养之终身。硕人闲出访亲旧，过故夫曹秀才家，门庭整洁，花竹蓊茂，顾侍婢曰：“我当时能自安于此，岂有今日？”因泣下数行。二十年间夫妻更相悔羨，世态翻复不可料如此。方咏盛时，乡里奔走承迎惟恐后，独硕人之兄厉德斯不然。咏帅越时，德斯为里正，咏风邑官胁治百端，冀其祈己，竟不屈。桧之甫殂，乃遣介致书于咏，启封乃《树倒猢猻散赋》一篇。泊新州之行，又以十诗赠行，其一云：“断尾雄鸡不畏牺，凭依掇祸复何疑。八千里路新州瘴，归骨中原是几时？”咏得诗愤极，然无如之何。

韩胄暮年以冬月携家游西湖，画船花舆，遍览南北二山之胜，末乃置宴于南园，族子判院与焉。席间有献牵丝傀儡为土偶负小儿者，名为迎春黄胖。韩顾族子：“汝名能诗，可咏此。”即承命一绝云：“脚踏虚空手弄春，一人头上要安身。忽然线断儿童手，骨肉都为陌上尘。”韩大不乐，不终宴而归，未几祸作。

楼叔韶镛初入太学，与同窗友厚善。休日友谓叔韶：“寂寂不自聊，吾欲至一处求半日适，饮醇膳美，又有声色之玩，但不可言。君性轻脱，或以利口败吾事，能勿声则可偕往。”楼敬诺，要约数四，乃相率出城。买小舟，沿苇村将十里，舍舟陟小坡，行道微高下，又二里得精舍，门径绝卑小，而松竹花草楚楚然。友拟于门，即有小童应客；主人继出，乃少年僧，姿状秀美，进趋

安详，殊有富贵家气象。揖客曰：“久别甚思，款接都不见过，何也？”揖楼为谁，友曰：“吾亲也。”遂偕坐。款语片刻许，僧忽回顾，日影下庭西，笑曰：“日旰，上君馁乎？”便起推西边小户入，华屋三间，窗几如拭，玩具皆珍奇。唤侍童进点心素膳三品，甘芳精好，不知何物所造。撤器，命推窗，平湖当前，数十百顷，其外连山横陈，楼台森列，夕阳返照，丹碧紫翠互相发明，渔歌菱唱隐隐在耳。驶望久之，僧取尘尾敲阑干数声，俄时小画舫傍湖而来，二美人径出登岸，靓妆丽色，王公家不过也。僧命具酌，指顾间觞豆罗陈，穷极水陆。左右执事童皆佼好，杯行，美人更起歌舞。僧与友谑浪调笑，欢意无间；楼神思惆怅，正容危坐，噤不敢吐一语。伺僧暂起，挈友臂扣所以，友愠曰：“子但饮食纵观，何用知？”如许而觞十余巡，夜已艾，僧复引客至小阁中，卧具皆备，曰：“姑憩此。”遂去壁外即僧榻，试穴隙窥，则径拥二姬就寝。友醉甚，大鼾，楼独彷徨。一寐起如厕，一童执烛，密询之，此为何地？童笑曰：“官人是亲戚，何须问？”楼反室，展转通宵，时侧耳审听，但闻鼻息ぴぴ而已。将晓，僧已至客寝，问安否？盥栉毕，引入一院，制作邃巧，帘幕蔽满，庭下奇花盛开，香气蓊勃，山山丛竹，位置惬当。回思夜来境界，已迷不能忆。迨具食则器用张陈一新，食品加精，独二姬竟不复出。食罢各去，僧送之门，郑重而别，由他径绝湖而归。楼惘惘累日，疑所到非人间，数问友，但笑不答。亦许寻旧游，而楼用他故亟归乡，其后出处参商，讫不克再谐。

唐小说记红叶事凡四。其一《本事诗》：顾况在洛，乘闲与一二诗友游苑中，流水上得大梧叶，题诗云：“一入深宫里，年年不见春。聊题一片叶，寄与有情人。”况明日于上流亦题云：“愁见莺啼柳絮飞，上阳宫女断肠时。君恩不禁东流水，叶上题诗寄与谁？”后十余日，有客来苑中，又于叶上得诗，以与况，曰：“一叶题诗出禁城，谁人酬和独含情。自嗟不及波中叶，荡漾乘春取次行。”又明皇代以杨妃、虢国宠盛，宫娥皆衰悴不顾，备掖庭。尝书落叶，随御沟水流出，云：“旧宠悲秋扇，新思寄早春。聊题一片叶，将寄接流人。”顾况闻而和之。既达圣听，遣出禁内人不少，或有五使之号。况所和即前四句也。其二《云溪友议》：卢渥舍人应举之岁，偶临御沟，见红叶上诗云：“流水何太急，深宫尽日间。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”其三《北梦琐言》：进士李茵尝游花中，见红叶自御沟出，上有题诗曰：（与卢渥诗同）。其四《玉溪编事》：侯继图秋日于大慈寺倚阑楼上，忽木叶飘坠，上有诗曰：“拭翠敛愁蛾，为郁心中事。搦笔下庭除，书作相思字。此字不书石，此字不书纸。书向秋叶上，愿逐秋风起。天下有心人，尽解相思死。”余意前三则本只一事而传记者各异耳。刘斧《青琐》中有《御沟流红叶记》最为鄙妄，盖

窃取前说而易其名为。于云：“本朝词人罕用此事，惟周清真乐府两用之。《扫花游》云：‘随流去，想一叶怨题，今到何处。’《六丑?咏落花》云：‘飘流处，莫趁潮汐，恐断红、尚有相思字，何由见得。’脱胎换骨之妙极矣。清真名邦彦，字美成，徽宗时为待制，提举大晟乐府。”

大溪山在广州境，旧山有一洞，其处所人不常识。每岁五月五日，洞开则见之。土人预备墨纸刷席入其中，以手模石壁，觉有罅隙若镌刻者，以墨刷其上，纸覆其上，印摸而出，洞亦随闭。持所印纸视之，或咒语，或药方，所得皆不同，亦有不成字无所得者。咒术药方，应用无不效验，盖南法之所出也。

湖南北沙板皆自地发，多在人家，进出如笋，长数十丈，大数十围，或一或二，或数株并出。人家遭此者，皆圻裂倾陷屋宇，然析之为板，其利甚博。因此家道日进，故俗以为吉祥。亦有掘地得板，一窖至数百片。土人往往以铁为长梗，入山刺地，有板处铁不能入。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。毛义夫云：“往年平江大旱，河水尽涸，居民就河底掘旱井，或有掘得沙板者，愈取愈多，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处，多至四百片。亦有得沈香者。”沧洲云：“洞板完全者最难得；补缀精密，虽巧目亦不能辨，以沸汤沃之，则败矣。”

严州寿昌县道旁有朱买臣庙貌，其地有朱池、朱村，居人多朱姓。朱谦之诗云：“贫贱难堪俗眼低，区区何事便云泥。会稽乞得无他念，只为归来谗故妻。束薪行道自歌呼，越俗安知有丈夫。一见印章惊欲倒，相看方悔太模糊。”

渔溪云曩在筠州新昌县，尝出游历，将至五峰，马上，遥见山中草木蠕蠕动，疑为地震。馭者云：“山皆猴也，数以千万计，行人独过，常遭戏虐。每群呼跳浪而至，扳缘头目胸项手足，混成毛球，虽有兵刃，亦无所施，往往致死。”夜宿民家，犬为虎衔去，明日至寺，问：“山中有虎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何以无？”曰：“山中皆大林，虎安敢来？”余曰：“林木森森，虎所隐藏，何为不来？”曰：“大木上多<走票>鼠，虎过其下，鼠必鸣噪，自拔其毛投虎身，著处必生虫，则遍身<疒奄>烂，以至乎死，故畏不敢至。”方悟宣城包氏画虎，皆平原旷野茅苇丛薄，中亦有棘枝寻丈，未常作林木者，以此。隋文帝云：“譬之猛虎，人不能害，反为毛间虫所蠹损。”又可证也。

赖省干之卜，天下知名。赖，建宁人，挟妖术，杀人祭鬼，常于浙中寻求十余岁童女，养之以充用。其母喜诵佛书，女习念心经。后此女次当供祭，沐浴装饰，置空室中，其户而去，女自分必死。夜且半，觉有物自天窗下，光晔晔然。不胜怖，急念揭谛咒，忽口中亦有光出。此物逡巡欲进复却，女诵咒益急。良久口中光渐大，直出射此物，物仆床下，铿然有声，不复起。其室近街，俄而譬夜卒过焉，女大叫杀人。卒报所属，率众破壁取女出，视壁下物，乃

大白蟒，死矣。捕赖及家人鞫问，具伏。黥配海外，籍其家，今为詹安抚居宅。

径山寺主园僧行菜畦间，为蛇伤足，久之毒气蔓延，一脚皆烂，号呼宛转。常住为招医，积费数百千，不能愈。有游僧见之，曰：“吾能治此。”命汲净水洗病脚，腐脓败肉悉去之，易水数器，疮上白筋数见，搥以软帛。解包取药末均糝疮中，恶水泉涌，良久乃止。明日净洗如初，日日皆然。但见水渐淤，肉渐生，一月之后平复如旧。主僧及合寺大喜，欲谢以钱物。僧云：“吾与山门结缘，岂因以利。”却不受。他日，主僧具食延之，谓曰：“山中蛇虺多，被伤者时有之，诚愿得奇方以备急。”僧云：“和尚有命，敢不从。但此方来处绝妙，不必广传。香白芷为末，入鸭觜、胆矾、麝香各少许，临期以意斟酌之。”未几僧去，长老升座，以此方遍告诸人。

孙琳路铃本殿前司健儿。宁宗为郡王，病淋，日夜凡三百起，国医罔措。有与孙善者荐其能，光宗时在东宫，亟使人召之至。孙求二十钱，买大蒜、淡豉、蒸饼三物，烂研合和为丸，令以温水下三十丸，且曰：“今日进三服，病当退三分之一，明日再进如之，三日则病除。”已而果然，赏以千缗，奏官右列。或问其说，孙曰：“小儿何缘有淋，只是水道不通利，蒜豉皆通利，无他巧也。”张知阁久病症，遇其作时，如火，年余骨立。医以为虚，饵之茸附，热愈甚。招孙诊视，许谢五十万。孙笑曰：“但安乐时，湖上作一会足矣。”命官局赎小柴胡汤三贴服之，热减十九，又一服，病脱然。孙曰：“是名劳瘵热，从髓出，又加刚剂剥损，气血安得不瘦？盖热药不一，有去皮肤中热者，有去脏腑中热者，若髓热非柴胡不可。北方银州柴胡只须一服，南方力减于此，故三服乃效。今却可进滋补药矣。”一少年子娶妻后得软脚病，疼特甚，医以为脚气。孙闻之，曰：“吾不必诊视，但买杜仲一味，寸断片析，每一两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盏，煮六分，频服之。”三日，能行。又三日，如未尝病者。孙曰：“府第寝处高明，衣履燥洁，无受湿之理。特新娶，色欲过度致然。杜仲专治腰膝，以酒行之，则为效易矣。”其伎大略如此奇验。

宋中直府判为池之青阳簿老吏，言绍兴初有县丞夫妇，皆年三十而无子。令吏辈求婴儿为嗣，不数日辄死。又求之数年内，凡失十余子。最后一子死，棺殓就焚。其本生父母来视之，循其体，两股微热。复视之，阴囊已破，去双肾矣。哭告于官，追丞家人，劾治具得其状。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术，用婴儿肾入药，伪为求嗣，实为药资。案成，丞死于狱，不克正其罪。

兀术见一卒妻美，杀其夫而纳之，宠眷殊甚。术有所佩匕首，极利，寝则枕之。他日方寝，此妇取匕首，将杀之。术觉，惊问，妇曰：“将杀汝。”术曰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我夫为汝杀，吾欲报仇。”术默然久之，曰：“吾不忍

杀汝，当为汝别求夫。”乃尽集诸将，使自择。妇指一人，即以嫁之。邱宋卿同客谈此，曰：“此其所以为兀术也。”

京师士人出游，迫暮过人家，缺墙似可越。被酒试逾以入，则一大园，花木繁茂，径路交互，不觉深入。天渐暝，望红纱笼烛而来，惊惶寻归路，迷不能识，亟入道左小亭。毡下有一穴，试窥之，先有壮士伏其中，见人惊奔而去，士人就隐焉。已而烛渐近，乃妇人十余，靓妆丽服，俄趋亭上。竞举毡，见生惊曰：“又不是那一个。”又一妇熟视曰：“也得，也得。”执其手以行，生不敢问。引入洞房曲室，群饮交戏，五鼓乃散。士人惫倦不能行，妇贮以巨篋，舁而缒之墙外。天将晓，惧为人所见，强起扶持而归。他日迹其所遇，乃蔡太师花园也。

今军营中有天王堂。按《僧史》，天宝初西蕃寇安西，奏乞援兵。明皇诏不空三藏诵《仁王护国经》，帝见神人带甲荷戈在殿前。不空云：“此毗次门天王第二子独健，往救安西也。”后安西奏有神人长丈余，被金甲，鼓角大鸣，蕃寇奔溃。斯须城上天王见形，谨图形上进。因敕诸节镇所在州府，于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，佛寺亦别院安置，但不知何时流入军营耳。

赵德老常戏言，明州有三贱：烧底贱，著底贱，吃底贱。或问其故，曰：“烧底是灯草，著底是草鞋，吃底是盐。”又云慈溪县有三荐：茶店汤瓶不曾荐，客店床上无藁荐，大街上好放荐。皆可资笑。

德安有人家土库中被盗者，绝无踪迹。一总辖谓其徒曰：“恐是市上弄猢猻者，试往胁之，不伏则执之。又不伏，则令唾掌中。”如其言，其人良久觉无唾可吐，色变具伏，乃令猢猻由大窗中入取物。或谓总辖何以知之，曰：“吾亦不敢必，但人之惊惧者，必无唾可吐。姑以卜之，幸而中耳。”又一总辖坐霸头，茶坊有卖熟水人持两银杯，一客衣服济然，若巨商者，过行就饮。总辖遥见呼谓曰：“吾在此，不得弄手段，将执汝。”客慚悚而去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此奸盗之魁也。适饮水时，以两手捧盂，盖度其广狭，作伪者以易之耳。吾既见，安得不问？”韩王府中忽失银器皿数事，掌器婢叫呼为贼伤手，赵从善尹京，命总辖往府中测视。良久执一亲仆，讯之立伏。归白赵云：“适视婢疮口在左手，盖与仆有私，窃器与之，以刀自伤，伪称有贼。而此仆意思有异于众，以是得之。”

建宁监作院郑江，三衢吏也，以棘寺推司得官，常云：岳鹏举初入狱，欲坐以得督视所子，令策应而三日不行，为违节制，当行军法。何伯寿承奏命治其事，乃谓岳曰：“相公但放心，若相误，令某子孙皆无眼。”岳乃署，竟坐死。何由此得执政，既而其家生子，果皆青盲。此事得于老吏。

蔡元定字季通，博学强记，通术数，游朱晦翁门，极喜之。詹元善尤重之

，荐其传康节之学，命使定历密院，创令赴行在。蔡虽不应命，人犹以聘君称之。晦翁以道学不容于时，胡寅章疏并及蔡，谓之妖人，坐谪道州以死。蔡喜地理学，每与乡人入葬，改定其间吉凶，不能皆验。及贬，有赠诗者曰：“掘尽人家好邱陇，冤魂欲诉更无由。先生若有尧夫术，何不先言去道州？”